

# 退相干所致 preferred states (PS): 超越弱耦合极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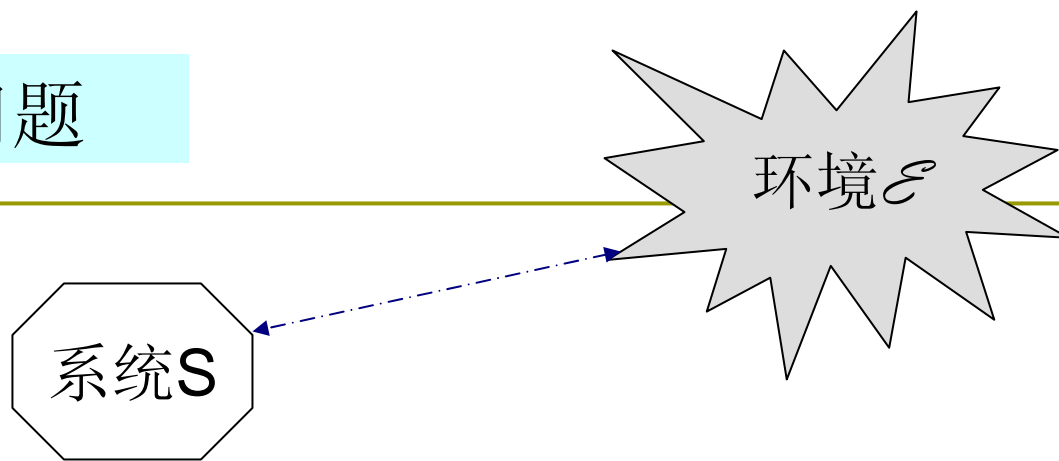
王文阁

中国科技大学，近代物理系

# Outline

- I.退相干现象简介.
- II.Preferred state (PS) 概念简介.
- III.弱耦合情况下的PS.
- IV.中间耦合强度下的PS.

## 动机与问题



问题:

环境对系统量子态的影响:

有些态之间的量子相干性很容易破坏,

而有些态之间的相干性容易保持?

如:  
为何不易观察到  
原子不同能量本征态  
的叠加态?

# I. Decoherence

## 退相干 (decoherence)的基本含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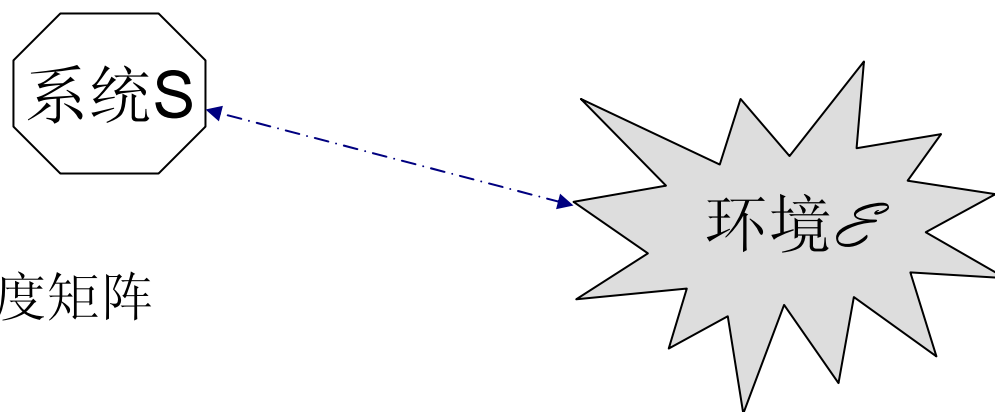
概念所指及使用范围：

- (1) 在量子力学范围内，为解释测量结果的确定性，用来指称量子相干性的（永远）消失。
- (2) 约化密度矩阵的非对角元的消失，表示在相应基矢上相干性的丧失。——现在大多数情况下的含义。
- (3) 某些领域中有特殊用法。

## 约化密度矩阵

大系统密度矩阵:  $\rho = \sum_i C_i |\Psi_i\rangle\langle\Psi_i|$  —— 混合态

可观测量A的平均值 =  $\text{Tr}(\rho A)$ , 其中, Tr为求迹, 即对角元的和。



小系统S的约化密度矩阵

$$\langle\alpha|\rho^{re}(t)|\beta\rangle = \langle\alpha|\text{Tr}_E\rho(t)|\beta\rangle$$

S的可观测量B的平均值 =  $\text{Tr}(\rho^{re} B) = \sum_{mn} (\rho^{re})_{mn} B_{nm}$

---

$$|\Psi'\rangle = \alpha|1:+;2:+;\dots;N:+\rangle \otimes |\mathbf{k}_+\rangle \\ + \beta|1:-;2:-;\dots;N:-\rangle \otimes |\mathbf{k}_-\rangle.$$

此态在 $|+;\dots+\rangle,|-;\dots-\rangle$ 基矢上的约化密度矩阵为

$$\begin{pmatrix} |\alpha|^2 & \alpha\beta^*\langle\mathbf{k}_-|\mathbf{k}_+\rangle \\ \alpha^*\beta\langle\mathbf{k}_+|\mathbf{k}_-\rangle & |\beta|^2 \end{pmatrix}$$

# 退相干的简单图像

系统(S)在与环境( $\mathcal{E}$ )的相互作用下的某种行为。

t=0时的初态  $|\psi_0\rangle = (c|s_1\rangle + d|s_2\rangle)|a_0\rangle$ 。

在t> $\tau_d$ 后，薛定谔演化给出

$$|\psi(t)\rangle = c|s_1\rangle|a_1\rangle + d|s_2\rangle|a_2\rangle。$$

如果 $\langle a_1|a_2\rangle \approx 0$ ，则系统的约化密度矩阵，有一个类似混合态的形式

$$\rho^{\text{re}}(t) \approx |c|^2|s_1\rangle\langle s_1| + |d|^2|s_2\rangle\langle s_2|。$$

---

这样，在 $t > \tau_d$ 后，在初态 $(c |s_1\rangle + d |s_2\rangle)$ 中存在的、 $|s_1\rangle$  与  $|s_2\rangle$ 之间的相干性基本消失——退相干。

另一方面，若初态为 $|s_1\rangle |a_0\rangle$ ，则在 $\tau_d$ 之后的一段时间内，其演化态近似为 $|s_1\rangle |a_1\rangle$  ——无退相干现象。



状态 $|S_i\rangle$ 具有特殊的稳定性。



---

对于退相干现象的研究，揭示以下内容：

在与环境的（某类）产生纠缠的相互作用之下，有些系统的某些状态的内在相干性，具有特殊的稳定性——远比大多数其他状态稳定。

这类状态被称为 **preferred (pointer) states (basis)**（名称 pointer state 来自 Zurek 对于测量问题的研究。Zeh 称之为 memory state）

---

退相干问题的研究：

两个方面：

- (1) **PS**问题：退相干在在那个基矢上发生？
- (2) 退相干在什么时间尺度上发生？

# 退相干与量子力学诠释的关系

---

## 1. Many-worlds interpretation:

退相干可能为波函数的分叉态提供解释 (Preferred states)，以及解释分叉可能发生的时间。

## 2. Consistent-histories interpretation:

Preferred states 可能对应于与事件有关的投影算子，从而排除许多非经典的“历史”。

## 退相干机制的直观图像

大系统的态总可以写为： $|\psi(t)\rangle = c_1|s_1\rangle|a_1\rangle + c_2|s_2\rangle|a_2\rangle + \dots$ 。

其中， $|s_i\rangle$ 为系统S的正交基矢。

退相干意味： $|a_i\rangle$ 之间近乎正交。

一个有趣的现象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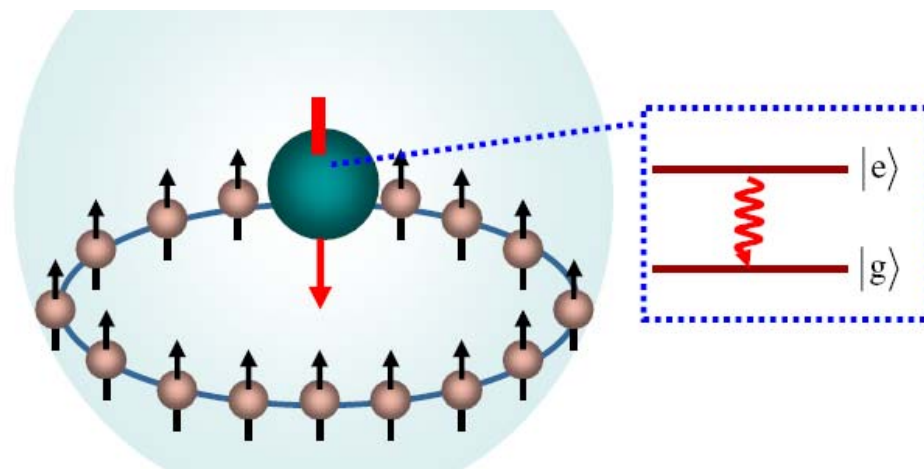
在一个N维希尔伯特空间中随意挑选两个归一化矢量，他们的内积模的平方大概为多少？

答案： $1/N$

在N趋于无穷大时，趋于0.

意味着什么？

## 一个例子



a system  $\mathcal{S}$  with two spin states  $\{|\uparrow\rangle, |\downarrow\rangle\}$  that interacts with an environment  $\mathcal{E}$  described by a collection of  $N$  other two-state spins represented by  $\{|\uparrow_k\rangle, |\downarrow_k\rangle\}$ ,  $k=1\cdots N$ . The self-Hamiltonians  $\hat{H}_{\mathcal{S}}$  and  $\hat{H}_{\mathcal{E}}$  and the self-interaction Hamiltonian  $\hat{H}_{\mathcal{E}\mathcal{E}}$  of the environment are taken to be equal to zero. Only the interaction Hamiltonian  $\hat{H}_{\mathcal{S}\mathcal{E}}$  that describes the coupling of the spin of the system to the spins of the environment is assumed to be nonzero and of the form

$$\hat{H}_{\mathcal{S}\mathcal{E}} = (|\uparrow\rangle\langle\uparrow| - |\downarrow\rangle\langle\downarrow|) \otimes \sum_k g_k (|\uparrow_k\rangle\langle\uparrow_k| - |\downarrow_k\rangle\langle\downarrow_k|) \otimes \hat{I}_{k' \neq k}$$

$$|\psi(0)\rangle = (a|\uparrow\rangle + b|\downarrow\rangle) \otimes_{k=1}^N (\alpha_k|\uparrow_k\rangle + \beta_k|\downarrow_k\rangle),$$


---

$$|\psi(t)\rangle = a|\uparrow\rangle|E_{\uparrow}(t)\rangle + b|\downarrow\rangle|E_{\downarrow}(t)\rangle,$$

$$|E_{\uparrow}(t)\rangle = |E_{\downarrow}(-t)\rangle = \otimes_{k=1}^N (\alpha_k e^{ig_k t} |\uparrow_k\rangle + \beta_k e^{-ig_k t} |\downarrow_k\rangle).$$

$$\rho_S(t) = \text{Tr}_{\mathcal{E}}(|\psi(t)\rangle\langle\psi(t)|)$$

$$\begin{aligned} \rho_S(t) = & |a|^2 |\uparrow\rangle\langle\uparrow| + |b|^2 |\downarrow\rangle\langle\downarrow| + z(t) ab^* |\uparrow\rangle\langle\downarrow| \\ & + z^*(t) a^* b |\downarrow\rangle\langle\uparrow|, \end{aligned}$$

$$z(t) = \langle E_{\uparrow}(t) | E_{\downarrow}(t) \rangle = \prod_{k=1}^N (|\alpha_k|^2 e^{ig_k t} + |\beta_k|^2 e^{-ig_k t}),$$

$$|z(t)|^2 = \prod_{k=1}^N \{1 + [(|\alpha_k|^2 - |\beta_k|^2)^2 - 1] \sin^2 2g_k t\}.$$

---

$$\langle |z(t)|^2 \rangle_{t \rightarrow \infty} \simeq 2^{-N} \prod_{k=1}^N [1 + (|\alpha_k|^2 - |\beta_k|^2)^2] \xrightarrow{N \rightarrow \infty} 0,$$

$(|\alpha_k|^2 - |\beta_k|^2)^2$  一般都小于1。

从而，退相干发生。

## II.PS问题基本研究对象：系统的约化密度矩阵

具体问题：其演化，是否趋于在固定基矢上对角化

意义：

(1) 退相干发生，preferred (pointer) states (PS) 出现。

.....

(2) 统计系统趋于平衡态（热化，thermalization）的条件之一。

.....

(3) 各类具体应用（量子调控等等）。



# PS概念的由来

对测量问题的研究：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之下，有些系统的某些状态具有特殊的稳定性——远比大多数其他状态稳定(Zeh)（Zurek称之为 preferred pointer states）。

前述例子：

t=0时的初态  $|\psi_0\rangle = (c|s_1\rangle + d|s_2\rangle)|a_0\rangle$ 。

在 $t > \tau_d$ 后，薛定谔演化给出

$$|\psi(t)\rangle = c|s_1\rangle|a_1\rangle + d|s_2\rangle|a_2\rangle。$$

如果 $\langle a_1|a_2\rangle \approx 0$ ，则系统的约化密度矩阵，有一个类似混合态的形式

$$\rho^{\text{re}}(t) \approx |c|^2|s_1\rangle\langle s_1| + |d|^2|s_2\rangle\langle s_2|。$$

---

这样，在 $t > \tau_d$ 后，在初态 $(c |s_1\rangle + d |s_2\rangle)$ 中存在的、 $|s_1\rangle$ 与 $|s_2\rangle$ 之间的相干性基本消失——发生退相干。

另一方面，若初态为 $|s_1\rangle |a_0\rangle$ ，则在 $\tau_d$ 之后的一段时间内，其演化态近似为 $|s_1\rangle |a_1\rangle$ ——无退相干现象。



状态 $|S_i\rangle$ 具有特殊的稳定性。

# 引入Preferred states概念的原因

引入此概念  
的原因

1. 薛定谔演化不足以解决测量问题，因此，为在其框架下解释宏观世界的确定性性质，需要引入此类概念。

2. 某些开放系统，具有拥有特殊稳定性的态，需要一个概念以描述之。

---

从需要1出发，人们时常要借助于对测量过程的直观理解、可预言性(predictability)、经典性(classicality)等在经典理论中建立的概念。这些概念尽管在物理讨论中时常用到，但是在量子力学里并没有清楚的定义。

注意：引入preferred state概念的目的之一，即为理清这一形势。

需要2：更侧重数学性质，逻辑上更清楚。

然而，在实际操作中，经常遇到数学上的困难。

两种需求并不完全一致，为该概念带来一定模糊性。

——我们的重心在第二点上。

## PS有众多定义（列举几个）

(1) 最小deseperation rate. Zeh (1973), called memory states.

Deseperation rate measures how fast a quantum system becomes entangled with environment degrees of freedom.

(2) Zurek(1981): Using  $P_A$  to represent the associated projection operator for PS, it should satisfy  $[H_I, P_A]=0$ , when the interaction is **strong** such that the self-Hamiltonian can be neglected. More generally, one may require  $[H_A+H_I, P_A]=0$ , if  $H_A$  and  $H_I$  are commutable.

相应约化密度矩阵的退相干性质，直到2001年才得到比较一般的证明 (Braun, Haake, Strunz, PRL 86, 2913 (2001))。

---

(3) Zurek (1993)：从可预测性角度，利用系统的最小 von Neumann 熵（或纯度）来定义 pointer state，称 predictability sieve 方法。

(4) 约化密度矩阵在 PS 上的非对角元衰减，趋于很小的量。（及其在完备基上的推广）（参见 Diosi and Kiefer, PRL, **85**, 3552 (2000)）

在已求解过的模型中（主要为 toy models），对于理想 PS 情形，几种定义给出一致的结果。

但是，对于一般情况，未必得到一致结果。

## 我们的采取：第四个定义

---

原因：

- (1) 数学上更明晰。
- (2) 应用于小量子系统时，物理意义明确，适用范围广。（退相干的已解模型，都针对小量子系统。）
- (3) 与统计物理基础的研究相通。

# PS性质对相互作用强度的依赖

$$H_{\text{总}} = H_S + H_{\mathcal{E}} + H_I \quad (\text{S—系统, } \mathcal{E}\text{—环境})$$

- (1) 相互作用极强， $H_S$ 可以忽略，系统的动力学由 $H_I$ 所主导， $H_I$ 的本征态为PS。
- (2) 相互作用极弱，系统的演化由 $H_S$ 所主导。分立能级系统，能量本征态为PS。（量子布朗运动，采取推广的定义，相干态为PS。）
- (3) 中间情况， $H_S$ 和 $H_I$ 两者都重要，较复杂，了解很少。



## 弱耦合极限

为何氢原子不同能级的  
叠加态很难观察到？  
(Zeh等人曾给出分析)

Paz and Zurek PRL **82**,5181(1999)的工作:

绝热环境中的分立能级系统，能量本征态是PS.

研究方法:

(1) 推导该系统在能量基上的约化密度矩阵所满足的主方程。

$$\dot{\rho}_{nm} = -i\omega_{nm}\rho_{nm} - \gamma_{nm}^2 t \rho_{nm} - t \sum_{k,j} A_{kjnm} \rho_{kj}$$

(2) 解主方程，证明约化密度矩阵非对角元为高斯衰减。

$$\rho_{nm}(t) \approx \rho_{nm}(0) \exp(-i\omega_{nm}t) \exp(-t^2 \gamma_{nm}^2).$$

---

遗留的问题：如何处理非绝热环境？

——跃迁几率不可忽略。

**难点：**如何在统一的框架下，处理两个时间尺度的影响（退相干时间与弛豫时间）。

主方程方法有较大难度。

# 退相干的环境保真度研究方案

T.Gorin, T.Prosen, T.H.Seligman, and W.T.Strunz,  
Phys. Rev. A 70, 042105 (2004)

H.T.Quan, Z.Song, X.F.Liu, P.Zanardi, and C.P.Sun,  
Phys. Rev. Lett. 96, 140604 (2006)

考虑一个大系统:

$$H = H_S + \epsilon H_I + H_E,$$

其演化遵循薛定谔方程,  $|\Psi_{SE}(t)\rangle = e^{-iHt/\hbar} |\Psi_{SE}(0)\rangle$

初态设为  $|\Psi_{SE}(0)\rangle = |\psi_S(0)\rangle |\phi_E(0)\rangle$ .

考虑弱耦合情况，设系统初态为能量本征态  $|\alpha\rangle$ ,

---

$$|\Psi_{S\mathcal{E}}(t)\rangle = e^{-iE_\alpha t/\hbar} |\alpha\rangle |\phi_\alpha^\mathcal{E}(t)\rangle + \epsilon |\chi_{\bar{\alpha}}\rangle,$$

$$i\hbar \frac{d}{dt} |\phi_\alpha^\mathcal{E}(t)\rangle = H_{\mathcal{E}\alpha}^{eff} |\phi_\alpha^\mathcal{E}(t)\rangle + \epsilon^2 e^{iE_\alpha t/\hbar} \langle \alpha | H_I | \chi_{\bar{\alpha}} \rangle,$$

$$\text{where } H_{\mathcal{E}\alpha}^{eff} \equiv \epsilon H_{I\alpha} + H_{\mathcal{E}},$$

$$H_{I\alpha} \equiv \langle \alpha | H_I | \alpha \rangle$$

对于  $t \ll \tau_E$  ( $\tau_E$  为驰豫时间)，系统状态的跃迁可以被忽略。

当初态为能量本征态的叠加时，

---

$$|\tilde{\psi}_0^S\rangle = \sum_{\alpha} C_{\alpha} |\alpha\rangle$$

$$\rho_{\alpha\beta}^{re} \simeq e^{-i(E_{\alpha}-E_{\beta})t/\hbar} C_{\alpha} C_{\beta}^* f_{\beta\alpha}(t),$$

$$\begin{aligned} f_{\beta\alpha}(t) &\equiv \langle \phi_{\beta}^{\mathcal{E}}(t) | \phi_{\alpha}^{\mathcal{E}}(t) \rangle \\ &\approx \langle \tilde{\phi}_0^{\mathcal{E}} | e^{it(H_{\mathcal{E}\alpha}^{eff} + \epsilon V)/\hbar} e^{-itH_{\mathcal{E}\alpha}^{eff}/\hbar} | \tilde{\phi}_0^{\mathcal{E}} \rangle, \end{aligned}$$

$$V \equiv H_{I\beta} - H_{I\alpha} = \langle \beta | H_I | \beta \rangle - \langle \alpha | H_I | \alpha \rangle.$$

For energy-preserving interaction  $H_I$ , the relations are rigorous.

T.Gorin, T.Prosen, T.H.Seligman, and W.T.Strunz, Phys. Rev. A 70, 042105 (2004)

## 问题的关键：弛豫时间 $\tau_E$ 与退相干时间 $\tau_d$ 的关系

---

当  $\tau_E \gg \tau_d$  时，能量本征态才能为 **preferred states**。

迟豫时间  $\tau_E$  可以由费米黄金律来估计。

退相干时间  $\tau_d$  被定义为  $\rho_{\alpha\beta}^{re}$  衰减到  $1/e$  的时间，可以由系统的退相干与环境的保真度的关系来估计。

考虑具有混沌运动、由无规矩阵理论来描述的环境。

对于由无规矩阵理论来描述的环境，

---

$$\tau_d \simeq \sqrt{2}\hbar/(\epsilon\sigma_v) \propto \epsilon^{-1}, \quad \epsilon < \epsilon_p$$

$$\tau_d \simeq \hbar\Delta/[\pi\epsilon^2\overline{V_{nd}^2}] \propto \epsilon^{-2}, \quad \epsilon > \epsilon_p.$$

$$\tau_E \simeq 1/R \propto \epsilon^{-2}, \quad \text{where } R = 2\pi\epsilon^2\rho\langle H_{I,nd}^2 \rangle/\hbar$$

其中， $\epsilon_p$  是对环境保真度而言的微扰边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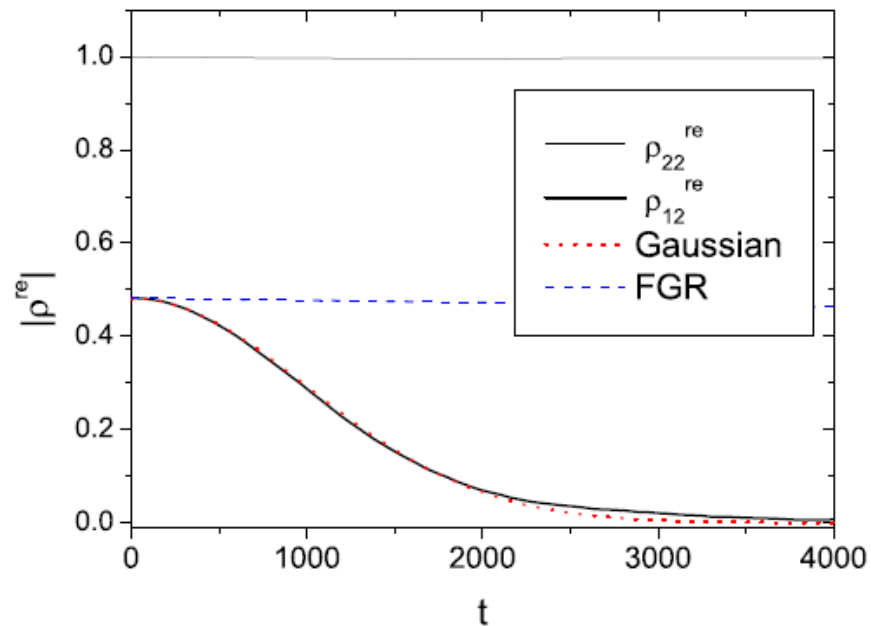
$$2\pi\epsilon_p\overline{V_{nd}^2} \sim \sigma_v\Delta.$$

结论：对于有限的  $\epsilon_p$ ，在弱耦合极限下，能量本征态为 **preferred states**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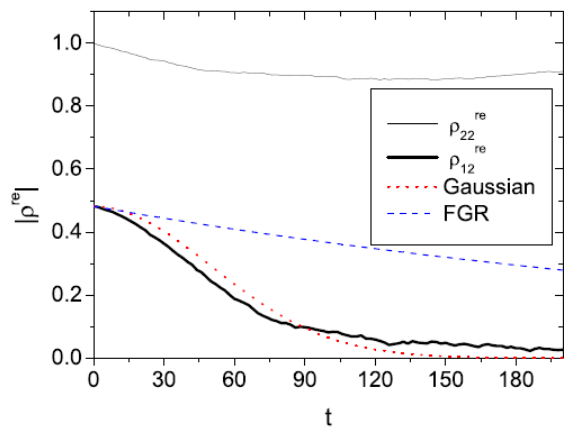
对于可以视为0的  $\epsilon_p$ ，能量本征态未必为 **preferred states**，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

# 对于两能级系统加复杂环境的模型

$$\epsilon_p \sim 0.04$$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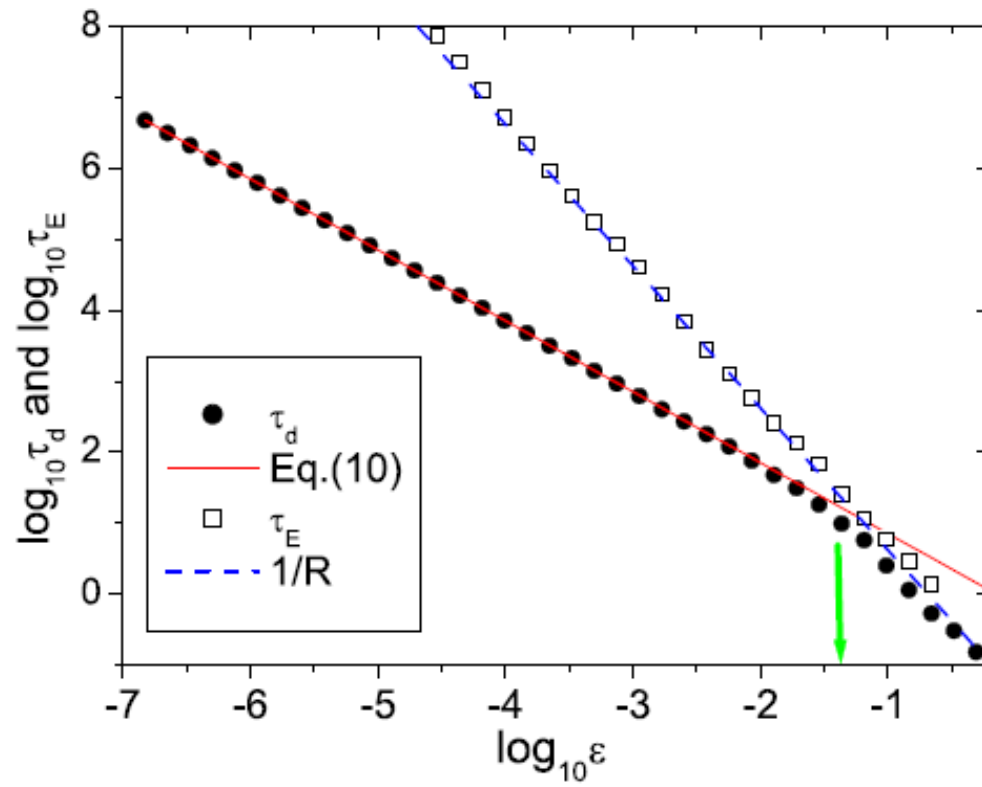


$$\epsilon = 5 \times 10^{-4}$$



$$\epsilon = 0.01$$





# 非弱耦合强度下的PS

现有的知识非常少，主方程处理未必有效。

Preferred state 的操作性定义：

若约化密度矩阵的本征态，在长时间情况下，绕某固定基矢做小涨落运动，则称该基矢为preferred basis.

意义：体现了约化密度矩阵的（近似对角）性质。

WGW, L.He, and J.Gong, Phys.Rev.Lett. 108, 070403 (2012)

$$\rho^s(t)|\rho_k(t)\rangle = \rho_k(t)|\rho_k(t)\rangle,$$

小涨落的定量度量:

$$|\langle \rho_k | \eta_{k'} \rangle|^2 \geq 1/2$$

$$d(|\rho_k\rangle, |\eta_{k'}\rangle) = 1 - [1/(t_b - t_a)] \int_{t_a}^{t_b} dt' |\langle \rho_k(t') | \eta_{k'} \rangle|^2$$

数值求解方法: 求

$$|\rho_k(t)\rangle \langle \rho_k(t)|$$

的平均算符的本征解。

## 解析分析， $\mathbf{S}$ 为二能级系统

$$|\Psi(t)\rangle = |\alpha\rangle|\phi_\alpha(t)\rangle + |\bar{\alpha}\rangle|\phi_{\bar{\alpha}}(t)\rangle \quad |\alpha\rangle \text{为}\mathbf{S}\text{的基矢}$$

$$\rho_{\alpha\bar{\alpha}}^s \equiv \langle\alpha|\rho^s|\bar{\alpha}\rangle = \langle\phi_{\bar{\alpha}}(t)|\phi_\alpha(t)\rangle$$

$$i\frac{d}{dt}|\phi_\alpha\rangle = H_{\alpha\alpha}|\phi_\alpha\rangle + i|\xi_\alpha\rangle, \quad |\xi_\alpha\rangle \equiv -iH_{\alpha\beta}|\phi_\beta\rangle$$

$$i\frac{d}{dt}|\xi_\alpha\rangle = K_\alpha|\xi_\alpha\rangle - iJ_\alpha|\phi_\alpha\rangle,$$

where  $H_{\alpha\alpha} = H_{\mathcal{E}} + H_{\alpha\alpha}^I + H_{\alpha\alpha}^S$ ,  $K_\alpha = H_{\alpha\bar{\alpha}}H_{\bar{\alpha}\bar{\alpha}}H_{\alpha\bar{\alpha}}^{-1}$ ,  $J_\alpha = H_{\alpha\bar{\alpha}}H_{\bar{\alpha}\alpha}$ , with  $H_{\alpha\bar{\alpha}} = H_{\alpha\bar{\alpha}}^S + H_{\alpha\bar{\alpha}}^I$ ,  $H_{\alpha\bar{\alpha}}^S = \langle\alpha|H_S|\bar{\alpha}\rangle$ ,  $H_{\alpha\bar{\alpha}}^I = \langle\alpha|H_I|\bar{\alpha}\rangle$  and the alike. Analogous equations for  $|\phi_{\bar{\alpha}}\rangle$  are obtained by exchanging  $\alpha$  and  $\bar{\alpha}$ .

$|\phi_\alpha\rangle$ 与  $|\phi_{\bar{\alpha}}(t)\rangle$ 的“距离”在一定程度上由下面三个差量决定

---

$$\Delta H \equiv H_{\alpha\alpha} - H_{\bar{\alpha}\bar{\alpha}},$$

$$\Delta K \equiv K_\alpha - K_{\bar{\alpha}},$$

$$\Delta J \equiv J_\alpha - J_{\bar{\alpha}}.$$

原则上，使该三个差量产生最大效果的基矢，可能为**PS**.

实际操作问题：如何确定最大联合效果？

特殊情况（如下面的模型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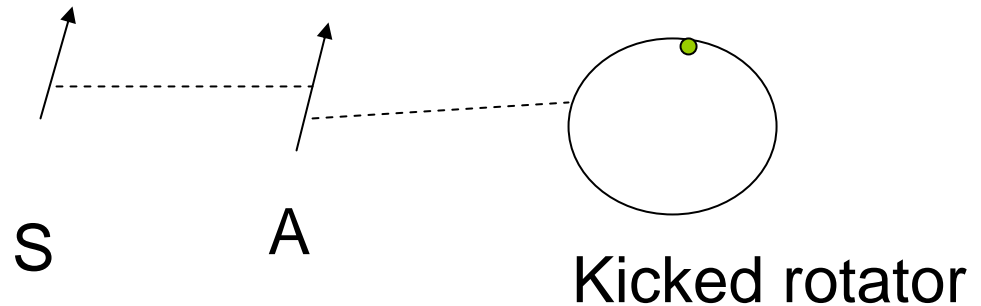
$$\Delta K \simeq -\Delta H \quad \Delta J = 0$$

利用  $\|\Delta H\|$  可以近似预言 preferred states.

## 模型：双自旋加受击转子

目标系统：S.

环境：A+KR



$$H_S = \omega_x \sigma_x^S + \omega_z \sigma_z^S, \quad H_I = \varepsilon \sigma_z^S \otimes \sigma_z^A,$$

$$H_A = \omega_A \sigma_x^A,$$

$$H_B = \frac{p^2}{2} + k \cos \theta \sum_j \delta(t - jT)$$

$$H_{AB} = \lambda \sigma_z^A \cos \theta \sum_j \delta(t - jT).$$

$$\hat{U}_T = e^{-iT(\omega_x \hat{\sigma}_x^S + \omega_z \hat{\sigma}_z^S + \omega_A \hat{\sigma}_x^A + \varepsilon \hat{\sigma}_z^S \otimes \hat{\sigma}_z^A)} \\ \times e^{-iT \frac{\hat{p}^2}{2}} e^{-ik \cos \hat{\theta}} e^{-i\lambda \hat{\sigma}_z^A \cos \hat{\theta}}.$$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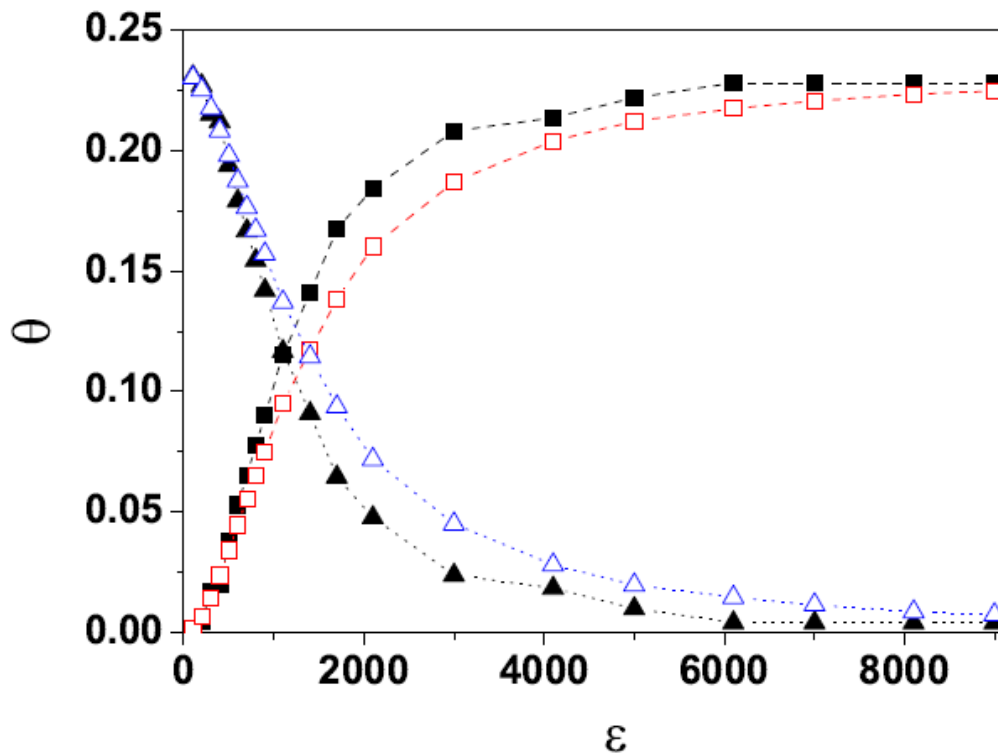


FIG. 1: (Color online) Angle  $\theta$  (in unit of Radiant) to be rotated to reach state  $|\tilde{\rho}_1\rangle$  (empty symbols) from one eigenstate of  $H_S$  (squares) or of  $H_I$  (triangle), for a wide range of  $\varepsilon$ . State  $|\tilde{\rho}_1\rangle$  is one numerically found eigenstate of  $\bar{\rho}$  (a time-averaged RDM for  $t \in [30000T, 40000T]$ ). For comparison, the  $\theta$  values to reach the state  $|\alpha\rangle$  (filled symbols) directly determined by maximizing  $\|\Delta H\|$  are also presented. Other system parameters are given by  $\omega_x = 0.5 \times 10^3$ ,  $\omega_z = 1.0 \times 10^3$ ,  $\omega_A = 1.5 \times 10^3$ ,  $k = 90/T$ ,  $N = 2^{12}$ ,  $\lambda = 0.1$ 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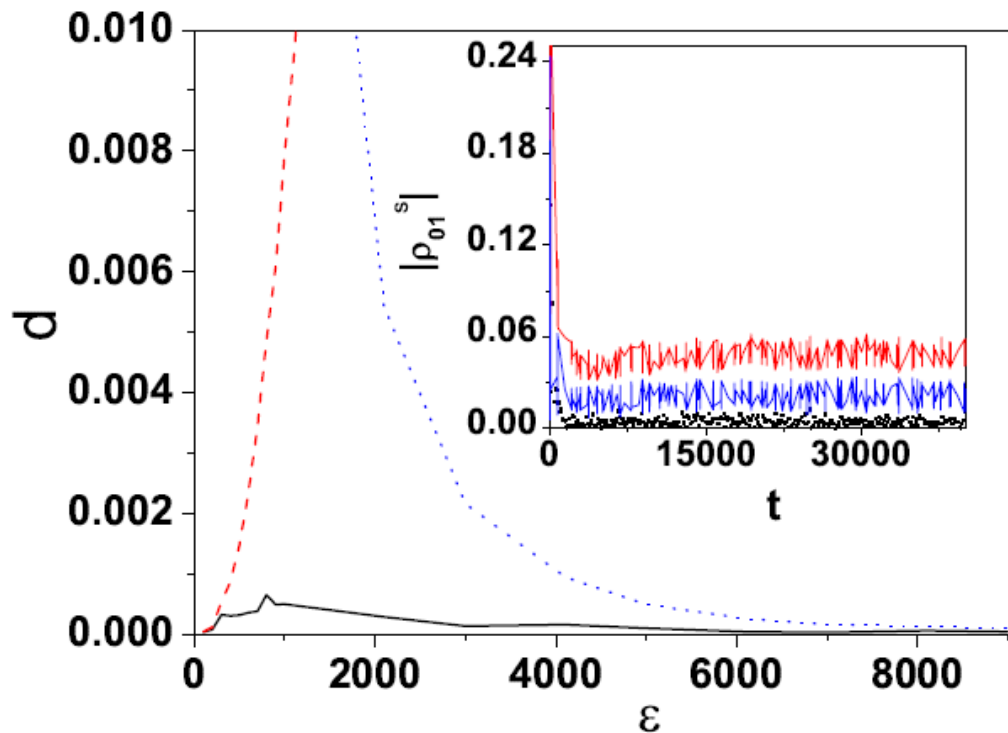


FIG. 2: (Color online) Behavior of time-evolving eigenstates of the system's RDM, as measured by a time-averaged distance  $d$  from eigenstates of  $H_S$  (dashed red line), from eigenstates of  $H_I$  (dotted blue line), and from states ( $|\tilde{\rho}_0\rangle, |\tilde{\rho}_1\rangle$ ) found computationally in Fig. 1 (solid line), for a wide range of  $\varepsilon$ . System parameters are the same as in Fig. 1. Inset: Decay of the off-diagonal element of RDM with time  $t$ , in the  $|E_k\rangle$  representation (upper red curve), in the eigen-representation of  $H_I$  (middle blue curve), and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S identified in Fig. 1 (bottom dotted curve), for  $\varepsilon = 2100$ .



---

谢谢!